

## 科举之后：剪不掉的辫子

欧 阳

110年前的9月，张之洞等一千人奏请“立停科举”，天朝准奏。自此，通常认为源起自隋唐，繁盛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是实学渐渐兴起，现代学堂逐步蔓延。

以愚之见，如此影响重大的转折，本该是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它带来的影响。

作为外行，内中的缘由主观度之，一是现代学问的影响属于点滴浸润，滴水穿石，行人来往视而不见，二来可能是科举背后的辫子，深深植根于表层环境之下，尽管科学取代了“格致”，思想、哲学覆盖了“经学”，但是，读书的真正目的，比如“济世”，学问后面的身份进阶，比如“顶戴花翎”，似乎依旧如影随形。

新学源于西洋，如非坚船利炮之力，要在中土落地开花，掂量起来估计会滞后许多时日。即便如此，在天外飘来的雨水推动传统巨潮涌流之后，旧式的纲常礼仪依旧繁盛。也许正是因为文化层面的故意忽视，人们在执迷于“夷人之技”的同时，经年固守着“休用”迷局……今天，“秀才”们(知识分子)仍就自视高人一等，由之，是非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读书“致用”，还是扎根于无用的学问，在科举的日子里实际上是很清晰的，虽然宋明之后，特别是大清经学兴起以来也有学问的意味，不过对读书人而言，科举才是正途；不管是不是八股，科举都塑造了一代一代的读书人。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在制度下用途“稀疏”的实用科技和玄幻的空想理论才丧失了智识之辈的关注，进而阻隔了中土现代知识的发展。

在知识范畴之外，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是封建时代孤单的人才评价系统。为维系这一系统的运转，有效识别贤能才俊，据那些有兴趣的研究者说，科举在尚贤与公平之间有着缜密的一面。有熟识清代掌故者就分析说：彼时乡试就曾有过民卷、官卷之分，且严格限定官卷必须二十取一，从而予贤更多机会之类。是否公平是概率运算，无从识别，不过就科举本身而言貌似有其公平的一面，撇开读书机会、教育条件之类被遮蔽的因素，穷困乡里一朝中举跻身殿堂并不是神话。

然而，在表面平等的故事后面，实际上在更深的层级蕴含着病态的文化，最典型的就是身份等级差异了，秀才即便未中学，不差、不纳粮在很长时期也是现实的利益；所谓“贤能”享有高于寻常百姓的权利。

不仅如此，科举之受诟病，另一个原因就是能人的评价标准。由于门生、派系的影响，加之个人的主观好恶，优劣并没有客观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对权力拥有者而言，是能力优先，还是人格、品性重要差不多是个无解的困局：至今仍找不到人格品行的考试方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能像市场中企业选择管理者那样优胜劣汰吗？现在似乎还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从实质上看，也许考试，或者说考试的方式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考试”的参与希望赢取什么。迎合“考官”还是取悦选民？这在当下恐怕是难以厘清的选择，根本的问题是当“考生”们明确的目标锁定在利益或者身份等级进阶的时候，现在看，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厘清私欲和理想之间的界限。

回过头来看当下的环境，客说说担重责者理当得到更多的津贴回报，只是当进阶不同层级以后，所获利益回报固化，在这样的情形下，自然会诱惑很多人，以试取士饱受非议未必于此无关。

最后弱弱地问一声，当代的才俊为什么意欲升官？是为了理想，还是更大的权力欲望？抑或是更好的社会福利，比如医疗住房什么的？我们当然可以义正词严地回答这个著名的问题，只是当非市场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想“升官”的时候，这种回答未免会缺失基本的力量，就如曾经的读书人，个个都希冀科举改变身份，那么谁还迷恋学问本身呢？理想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留辫子的辜鸿铭在面对那些嘲笑时，很冷静地说：你们的内心深处其实根深蒂固地留着辫子。想想，是这样吗？

### 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业行业协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韩丽 苏婧）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影视业行业协会正式揭牌成立，首批入会影视企业23家。协会将承担开展影视产业链相关业务的信息收集与提供、教育培训、交流研讨、版权保护、咨询服务、行业自律等方面的职责与功能。

据悉，青岛西海岸新区全力推进44.6平方公里的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建设，设立每年10亿元的影视产业发展基金，用于重点影视项目投资、影视精品奖励补贴。根据产业发展规划，2017年东方影都建成后，新区将集聚3000多家上下游影视文化企业，每年拍摄国内外影视作品130余部，吸引常驻剧组近百个。

在一次工业文学座谈会上，退休工人、工人科技能手、一线女工等，纷纷围绕工业文学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听！对工业文学，工人这么说



刘 强

近日，我在一家工厂主持了一次工业文学座谈会。参加座谈的老工人、工人科技能手、女工等10多人，纷纷对工业文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作为召集人的我，也有着10年的工厂生活经历。

一位退休老工人说起工业文学就摇头：“工业文学还没抬起头来！”

一位青年女工接话过：“娱乐热闹，却很少看到工人的身影。”

一位工人科技能手说：“我看，可以这么形容：工业文学是盏微弱的灯，黯淡。工业文学是萤火虫，不亮眼。”

一位青工争辩：“不，工业文学是大石块下长的草，更强劲，不怕压，一定能茁壮成长！”

那位工人科技能手接着说：“工业文学是‘女媧炼五色石补天’，应该把天地打扮得漂

漂亮亮。”

此时，我也插话，“莫言说，‘文学是在上帝金杯里尿尿’。而金杯是工业锻造的。”

大家七嘴八舌，发言很踊跃，开场白激发了我的信心。渐渐地，话题就拉开和缕清了。

“文学创作是工业建设的最佳伴侣”

喜欢诗歌的青年工人，对上世纪80年代工业诗歌的兴起，很感兴趣。

我们这座城市，著名作家聂鑫森，曾经是一位刀具钳工，他的创作从工业诗开始，上世纪80年代，他出版过一部工业诗集《地面和地底的开拓》，显示出中国产业工人的大作为和豪迈气派，不少青年工人如今还在称颂和模仿。那时候，每个工厂都有“星期六赛诗会”，员工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参加，著名诗人田章夫和工人诗人罗子英、程政、宋才逢等，都是从工厂走出来的。现在，城市和社会没那种文学氛围了。

一位工人诗作者说：“工业文学是对工业

文明的礼赞，也是工业文化的旗帜。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工业建设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意蕴，成为文学发展的源泉，文学创作是工业建设的最佳伴侣，最奇妙的形象创造，也是工业文化最优美最恢宏的艺术体现！”

有位年轻女工，不禁朗读起文学大师郭沫若的《炉中煤》，赞叹不已。

1920年初，留学东瀛的郭沫若创作了《炉中煤》：“……啊，我年青的女郎！/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鲁莽？/要我这黑奴的胸中，/才有火一样的心肠。……”诗以“黑奴”隐喻煤矿工人，抒发对祖国新生的热切期盼，以及愿为祖国献身的强烈感情，同时也表现出对劳工的敬重，劳工是报效和振兴祖国的力量。这首诗，给中国文学吹进一股带有劳工审美形象和现代气息的爱国主义“热风”。

那位工人诗作者，还举出他喜欢的工人歌谣，来说明工人诗歌不可缺少。

他说，一首《颈上血》的歌谣，表现中国产业工人把反帝爱国与推翻封建统治相结合，在创建新社会的斗争中所显示的英雄气概：“军阀手上铁，/工人颈上血，/头可折，/股可裂，/奋斗的精神不可灭！/劳苦群众，/快起来团结！”

还有一位喜欢工业诗歌的老工人，提起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感慨地做了追述。

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扬子江的暴风雨》，真实地描写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反对日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示国民党反动派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迫害爱国群众的罪行。作品最后，码头工人们愤怒地把日本军衣扔进了扬子江，革命群众高唱：“我们不做了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这激越、高亢的悲歌，强化了作品的爱国主义主题，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自己不写，等待谁来写？”

不少参加文学座谈的工人，认可工人自己应该拿起笔来，扬眉吐气地写工业文学。

他们豪迈地说：“我们自己不写，等待谁

## 是工人，更是战士

黄新民

在我们祖国辽阔的边境线上，有海陆空三军将士守卫，他们是祖国的钢铁长城；还有一批人，他们同样为守卫祖国边疆、领海和领空作着贡献。他们是军工人，他们不但是工人，更是有穿军装不转业的老战士，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在举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前夕，我寻访为抗战作出贡献的老工人，来到了雪峰山层峦深处的云箭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为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1938年由湖北汉阳迁至雪峰山。1945年著名的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在此地发生，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胜利得益于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更有隐藏在深山的这座兵工厂的不朽功绩。每月造1万余条枪、枪支弹药等物资快速补给，给克敌提供了有利条件。雪峰山大捷共歼敌3万余人，那场战役大长中国人民志气，大灭日寇威风。1949年9月，兵工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现有3000多名工人，参加过抗战的老工人健在的有11人，平均年龄90多岁。

田荣兰老人思维和行动都还敏捷，根本看不出他今年有92岁了。他是最健谈的，对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依然清晰：“我是1942年进入兵工厂的，为了保密对外叫‘巩固商行’，我开始是在兵工署第二技术学校学习。”他是参加座谈会的老人中唯一有文凭的。“当时部队里没有会保养维修武器的专门人才，厂里就把我们组织成游修队，派至各个部队，帮部队整修枪械。”日本投降后，他奉命到台

鲁 蓝

漫步在南水北调中线渐川1标的渠首大桥上，凝视着一汪清水从此一路向北，无限的自豪从心头升起……时间过得真快，在这里生活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我在这种种滋味里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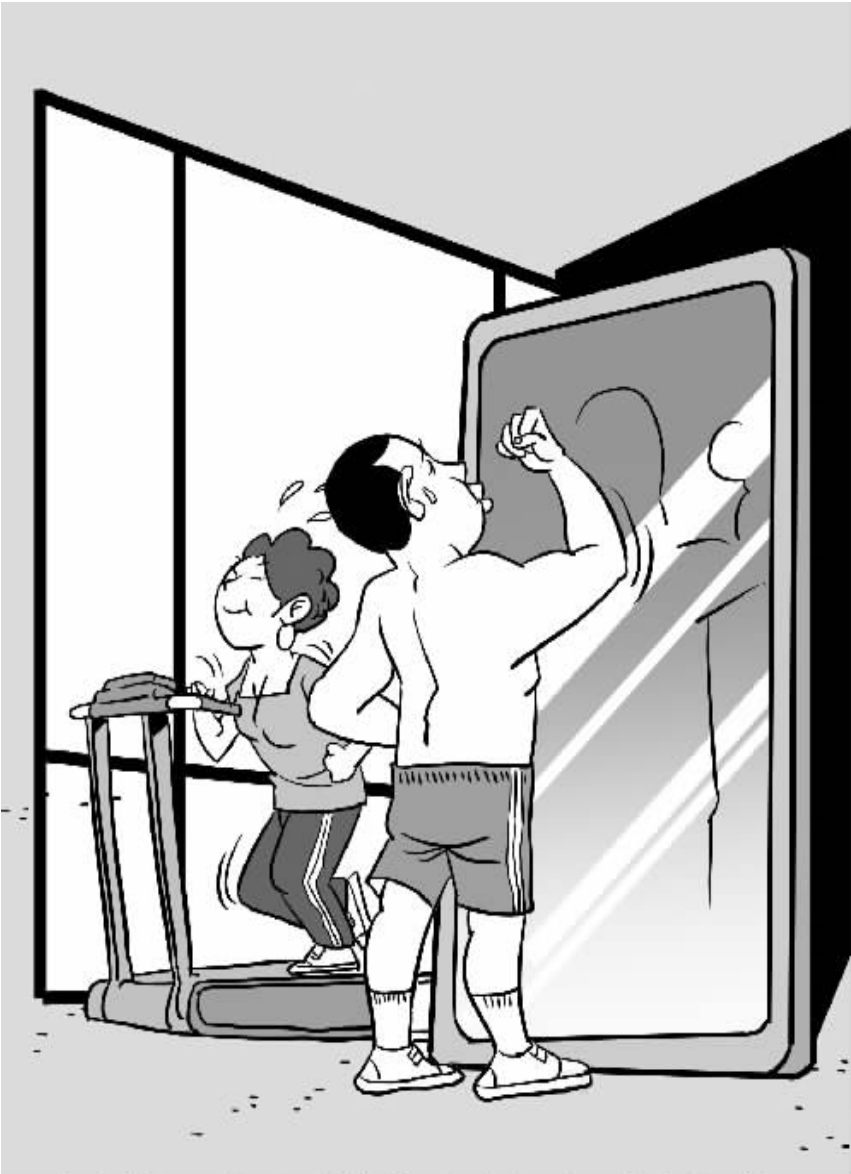
2011年春节还没过完，济南下起了大雪。京沪高铁即将试运行，我和司机川哥在巡视京沪高铁西泇马一号隧道洞口高边坡的栅栏防护时，突然接到项目领导的通知：火速前往河南渐川九重镇，投入新项目南水北调中线渐川1标工程中工作。简单地收拾好行李，坐上了直奔河南邓州的火车，一路上既有兴奋也有紧张：南水北调，之前只是个熟悉遥远的名词，这次我要切切实实地参与其中了。

那是2月下旬，刚进入新项目部所在的临时办公地点，就感受到了紧张气氛：原始地面线复测、施工组织方案编写、现场安全文明规划、组织队伍进场……各部门的人员基本都只有一两个，分工很明确，项目部早晚各组

织一次生产会议，布置任务、汇报进展、解决疑难。我的两个首要任务是准备资料申请工程预付款拨付及配合项目领导做好项目策划，根据中标合同清单做好项目总成本的预测，而在此时雨季却来了，从6月阴雨连绵，一直到11月下旬才真正结束。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心底总会涌起一个声音：去做吧，去努力吧，鲁蓝，你有的是源头活水。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羡慕那些心无旁骛只讲生活的人，但我明白，那不是我，起码不是现在的我。我渐渐明白，推动自己走到如今的，不是智慧，不是勇敢，不是努力，而是情怀。情怀是个什么东西呢？情怀是身处市井却能灵台清明，是身处荒山野岭的项目部还能胸怀古今，是做着和千千万万的电建儿女看似一样的事情，却有着更广袤博大的内心世界和愿景，是对世事和人心不舍的关切。

通过项目部全体员工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荣获了此次劳动竞赛的一等奖，大伙欢呼雀跃，一切都进展的非常顺利。然而此时雨季却来了，从6月阴雨连绵，一直到11月下旬才真正结束。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心底总会涌起一个声音：去做吧，去努力吧，鲁蓝，你有的是源头活水。有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羡慕那些心无旁骛只讲生活的人，但我明白，那不是我，起码不是现在的我。我渐渐明白，推动自己走到如今的，不是智慧，不是勇敢，不是努力，而是情怀。情怀是个什么东西呢？情怀是身处市井却能灵台清明，是身处荒山野岭的项目部还能胸怀古今，是做着和千千万万的电建儿女看似一样的事情，却有着更广袤博大的内心世界和愿景，是对世事和人心不舍的关切。

## 我与南水北调



令人意想不到的：健身房里最多人用的器械竟然是

镜子。

赵春青 画

形容。全线抢渠道衬砌，项目经理带领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地奋战，一台接一台长边坡渠道衬砌机，不断地向前推进，全线都是人员密布、设备集结的火热施工场面，相当壮观。我们一个个也都晒成了非洲黑小伙，相互撩起胳膊试一下，自嘲着说自己曾经也白过。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不断推进，我对南水北调工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一片荒凉的膨胀土地上挖深三四十米，一排排保护渠坡稳定的抗滑桩嵌入其中，一道道坡梁支撑起稳定的骨架，一块块混凝土面板拥着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北上，这份南北调的建设工作给自己带来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不断增强。

在这最为艰苦的一年里，我在南水北调工地上收获了爱情。聚少离多，相聚的时间很短，相守的日子很遥远。

都说做我们水电建设这一行的人像蒲公英，长年累月与江河为伴，转战大江南北，没有稳定的生活地点，但望着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高铁剑一般驶向远方，望着潺潺江水一路北上，这份自豪，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而这份自豪，也源于爱人在背后的默默支撑。

2013年是南水北调渐川段工程最为艰苦的一年，年底主体工程要具备通水条件，但对这个设计单元的参建单位来说，可以用“炼狱”来